

中国农户地位寻求—储蓄动机研究

——基于房地产财富积累视角

刘 雯 杨晓维*

摘要：本文扩展包含地位寻求理论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命题，论证可通过分析个体在群组中的相对地位对个体储蓄、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地位寻求动机；借助微观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在周围人群中的相对地位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得出结论：(1)使用各类财富表征相对地位，基于住房面积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最为强烈；(2)依据住房面积区分较低、较高地位者，得到“非对称性”结论，即：后者由于担心相对距离缩小而减少的边际消费会高于前者由于相对距离扩大而减少的边际消费。(3)利用分位数图引出“向上比较”，即农村中较高地位者可能会选择除住房之外的方式与城镇居民进行相对地位比较。

关键词：地位寻求；住房面积；地位寻求—增长理论；非对称性；向上比较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一路走高，消费仍显不足。同时，消费者做出消费、储蓄决策时愈发考虑自身在周围人群中的相对排序，而非仅仅考虑自身需求，从而希望通过自身行为提高在人群中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在我国，积累财富特别是显示性财富是凸显个体在群体中地位的有效手段，个体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地位寻求特征。

农村家庭改变目前生活状态的意愿强烈，同时生活场所相对集聚，可以观察到周围人群行为，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也更加关注自身在周围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而通过住房面积表征的房地产财富对于农户而言就非常重要。农户较少的考虑到住房价格与住房投资动机，因此在控制人口规模后，会感受到自身家庭住房面积在周围人群中的相对位置，从而做出储蓄、消费决策，提升自身地位。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个体特有财富差距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其特征，从而研究地位寻求动机，对消费者选择行为作出补充。

二、文献综述

理论上，Ireland(1998)利用引入社会地位的理论模型，借鉴包括自我观测和旁观者观测的加权平均的效用函数去决定个人行为，认为地位寻求会扭曲消费。Long 和 Shimomura

*刘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信箱：liuwen19892006@126.com；杨晓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信箱：yangxw@bnu.edu.cn。

本文是首届“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优秀论文，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论坛上各位评论嘉宾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本文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年来中国CPI上涨的非货币原因研究”（项目编号：13BJL02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文责自负。

(2002)将地位寻求引入增长理论模型,得出结论:如果穷人对于财富积累的地位寻求动机足够强,那么穷人最终会赶上富人,至少从地位寻求角度讲,不平等性会降低。Roussanov 和 Savor (2012)在理论分析中以财富排序表征地位,而且排序与财富绝对量成比例。实证方面, Brown 等(2011)使用中国农村 2004 年和 2006 年调研数据,在回归中引入衡量收入分布的变量(基尼系数、表示分位数的虚拟变量、基尼系数与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位寻求动机的存在。Jin 等(2011)使用 1997-2006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性(用分省基尼系数衡量,用分位数和泰尔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会使得居民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支出(教育支出除外)。Wei 等(2012)使用地位寻求理论来解释高储蓄现象,指出如果住房财富在婚姻市场上是重要的地位表征,则个体为了增强自身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增加住房财富积累。而地位寻求动机强度在实证中很难估计,该文以地区性别比衡量,男性与女性之比提高,作为地位品的住房价格增加。

总体来说,地位关注理论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多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和投资决策,或者借助博弈论在婚姻市场上或商业交易中进行性别与能力匹配等。而在实证方面,地位关注理论多被用于考察可视性商品支出、储蓄率,很少涉及到房地产市场,少数文献例如 Wei 等(2012)涉及到在婚姻市场上将住房作为地位表征,研究个体为增强竞争力而增加财富积累,使房地产价格上涨。

国内涉及到地位寻求理论和房地产财富积累的文献相对较少,少数几篇涉及地位关注的文献也主要致力于研究地位关注与地位性商品支出,并最终致力于研究一般性消费支出。朱信凯(2001)提到农户存在位置消费,空间上表现为“示范效应”,引入了农户所在乡镇平均收入对于农户个人消费支出(扣除了基本消费支出后的数值)的影响,说明若周围人群收入增加,该农户在控制自身收入的前提下会增加自身位置消费支出。这可能与我们所要研究的地位性商品支出还不太一样。地位性商品支出体现在当周围人群地位性商品支出增加时,该个体也会增加地位性商品支出,以求至少保持相对地位不变。而并非受到周围人群平均收入的影响。金烨等(2011)引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衡量收入差距,研究收入差距对于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年轻和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引出人们可能存在通过储蓄积累财富从而提升地位的动机。他们提出这样的可能性解释,但并未从理论或者实证中获得;该文区分 3 个收入阶层,结果显示,收入差距对于低收入阶层的挤出效应最大,越富有,这种挤出效应越小。杭斌(2014, 2015)分别从城镇住房购买和城镇人情支出角度研究城镇家庭的地位寻求动机,认为在住房购买和人情支出中存在地位寻求动机的推动作用,消费者基于周围人群住房面积的平均水平进行购房决策,家庭人情支出中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动机,且二者都会对消费支出产生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理论方面:拓展 Long 和 Shimomura(2002)以及 Pham(2005)的理论模型,引入一般性效用函数形式,允许不同商品存在不同效用函数形式,引入相对距离变量,用于研究基于地位寻求理论的理性个体在周围人群中的相对位置对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影响。在实证方面:(1)使用中国农村家庭数据,弱化住房价格和投资动机,使结果更可靠;(2)根据住房面积指标在不同群组中主观区分较低地位人群和较高地位人群,更加契合个体地位寻求动机。(3)引出“非对称性”结论:即存在损失厌恶;与 McBride(2001)一样,本文认为较高地位人群厌恶损失,如果存在相对地位下降,地位寻求-储蓄动机强于较低地位人群,存在得到偏好而增加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即较高地位者由于担心减少相对距离而减少的边际消费会高于较低地位者由于相对距离扩大而减少的边际消费。深层次含义在于:缩小相对距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地位寻求动机;极端情形下,当相对距离完全为零时,理性人由于存在个性化需求而存在地位寻求动机。重点在于说明地位寻求影响

储蓄的机制可能始终存在。(4)考虑分位数回归,通过不同分位数点的变化,观察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处于不同消费水平的消费者的地位寻求动机,说明可能存在“向上比较”。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拓展 Long 和 Shimomura(2002)以及 Pham(2005)文章的理论模型,引入一般性效用函数形式,允许不同商品存在不同效用函数形式,并对其中涉及的重要变量进行了修改。本文引入 t 期消费水平和 t 期期末财富水平的相互权衡,使其更为准确地反映消费者 t 期效用水平。另外,本文主要考虑以“差”的形式考量的个体地位寻求,以更为全面地说明地位关注理论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以“比例”形式衡量地位寻求可以通过对数化转化为以“差”的形式衡量地位寻求。本文引入的理论假设是:地位通过财富特别是显示性财富体现,消费者希望通过显示性财富积累而提高自身所处地位,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原理:假设经济体中包含两类人群,分别占比 m 和 $1-m$,两类人群财富水平高低不同,并且假设各类人群足够多,使得每类中每个个体面临的总体平均值是外生的。这两类人群均选择合适的消费水平和财富水平,使得总效用水平达到最大。

本文引入差额形式的地位品效用函数,解决效用最大化问题,效用函数为:

$$\sum_{t=0}^{\infty} \beta^t [(1-s_i)u(c_{it}) + s_i v((1-\theta)w_{it} + \theta z_{it})]; \text{其中}, w_{it} = R w_{it-1} + s_{it} \quad (1)$$

预算约束为:

$$c_{it} + s_{it} \leq y_{it} \quad (2)$$

(1)式中: z_{it} 为个体与中位数水平的相对距离,衡量个体在人群中的相对位置; c_{it} 代表个体 i 在 t 期的消费支出; w_{it} 代表个体 i 在 t 期的财富存量; $\bar{w}_t$ 代表平均财富水平,假设两类人群足够多, $\bar{w}_t$ 是外生的, $\bar{w}_t = (1-m)w_{it} + m w_{2t}$, m 为第一类人群所占比例。 β 为时间折现率, $\beta \in (0,1)$; θ 可以看作个体社交能力的体现, $\theta \in [0,1]$ 。 θ 越高,个体对于相对财富的在意程度越强,对于绝对财富的在意程度相对越弱。 $1-s_i$ 和 s_i 分别衡量不同个体对于不同类型财富所获效用的权重大小, $s_i \in [0,1]$; s_i 增加意味着个体更为重视地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满意程度的提高。在本文中,个体消费支出的效用函数为 $u(\cdot)$,地位商品的效用函数为 $v(\cdot)$,二者可以拥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形式。这也使得本文区别于其他文献,将更为一般性地研究地位关注对于财富积累的作用。

由(1)式和(2)式得到相应的一阶条件为:

$$\beta^t (1-s_i) u'(c_{it} y_{it}) = \lambda_{it} \text{ 和 } \beta^t s_i (1-\theta_i) v'((1-\theta_i)(R w_{it-1} + s_{it} y_{it}) + \theta_i z_{it}) = \lambda_{it}$$

从而:

$$s_i (1-\theta) v'((1-\theta)(R w_{it-1} + s_{it}) + \theta z_{it}) = (1-s_i) u'(c_{it}) \quad (3)$$

命题1:地位关注动机的存在使得个体会考虑到自身财富与周围人群财富的中位数水平之间的相对距离,从而影响消费率和储蓄率的选择(证明见附录1)。

命题1':区分较低地位者和较高地位者,命题1变为如下两个子命题(证明见附录2):

(1)对于财富水平低于中位数水平的个体, z_{it} 为负数,绝对值越大, s_{it} 越大,即个体可能为了增加财富水平以显示地位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2)对于财富水平高于中位数水平的个体, z_{it} 为正数,其值越小, s_{it} 越大,即个体可能由于地位突出不明显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命题2:地位寻求动机越强,相对距离对于消费的影响越大(证明见附录3)。

(1)对于较低地位者:地位寻求动机越强,相对距离对消费的影响越小,系数绝对值越大。

(2)对于较高地位者:地位寻求动机越强,相对距离对消费的影响越大,系数越大。

命题3:考虑 $\frac{\partial^2 s_{it}}{\partial z_{it}^2} \neq 0$,则相对地位对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即:较低地位者和较高地位者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并不相同(证明见附录4)。

四、实证研究

这部分研究在控制财富中位数、家庭收入、家庭社会网络(θ)等因素的前提下,家庭所拥有财富值与周围人群财富中位数水平的相对距离(用比值对数化后的差值衡量)对于家庭消费水平(对数化后)的影响,并区分基于不同分类方法的“较低地位家庭”和“较高地位家庭”,引入“非对称性”和分位数回归。考虑到存在消费支出大于收入的样本点,为了防止储蓄出现负值,不便于对数化处理作回归分析,本文使用控制了收入水平后的消费支出来间接衡量地位寻求-储蓄动机。

(一) 计量模型

将(3)式代入合适的效用函数形式,可得到相应的解析解。为简化起见,本文使用常相对风险规避(CRRA)效用函数,即: $u(x) = v(x) = \frac{x^{1-\rho}-1}{1-\rho}$,从而有:

$$c_{it} = \frac{\theta(1-s_i)^{\frac{1}{\rho}}}{(1-\theta)(1-s_i)^{\frac{1}{\rho}} + s_i^{\frac{1}{\rho}}(1-\theta)^{\frac{1}{\rho}}} z_{it} + \frac{(1-\theta)^{1-\frac{1}{\rho}}(1-s)^{\frac{1}{\rho}} R}{(1-\theta)^{1-\frac{1}{\rho}}(1-s)^{\frac{1}{\rho}} + s_i^{\frac{1}{\rho}}(1-\theta)^{\frac{1}{\rho}}} w_{it-1} - \frac{(1-\theta)^{1-\frac{1}{\rho}}(1-s)^{\frac{1}{\rho}}}{(1-\theta)^{1-\frac{1}{\rho}}(1-s)^{\frac{1}{\rho}} + s_i^{\frac{1}{\rho}}(1-\theta)^{\frac{1}{\rho}}} y_{it} \quad (4)$$

可以看到,以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4)式为线性表达式;为简单起见,本文在控制家庭收入的前提下,研究相对距离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区分 $z_i > 0$ 与 $z_i < 0$ 时,基于地位寻求理论的消费行为决策。

$$c_i = \delta + \lambda_1 z_i + \lambda_2 w_i + \lambda_3 y_i + \lambda_4 net_i + \varphi' X_i + u_i \quad (5)$$

(5)式中: z_i 为相对距离, w_i 为财富水平, y_i 为收入水平, net_i 为社会网络, X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u_i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1. 消费支出

本文致力于研究地位寻求-储蓄动机,考虑到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中只提供家庭收入数据和各类消费数据,本文研究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避免进一步计算产生误差。在控制家庭收入的前提下,消费和储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实证结果应具有一致性。

2. 相对距离

这里用到了理论分析中的假设:地位可以通过财富特别是显示性财富体现,例如住房面积。而之所以使用“相对距离”变量,是由于国内外文献对于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的定义为个体在所在人群中的排序,即相对位置。因此,本文引入家庭与周围人群中位数水平的差距来衡量相对地位。本文使用中位数水平而非平均数水平,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内涵为人群中的相对排序,因此使用与中位数水平比较,更为合理。

本文使用家庭财富与周围人群财富中位数水平的差距衡量家庭感知到的自身在周围人群中的相对位置,同时引入两个变量分别衡量家庭以财富表征的地位小于村落中位数水平的距离和家庭以财富表征的地位大于所在村落中位数水平的程度。这两个变量越大,说明家庭相对距离越远。而不同的是,前者是较低地位者不喜欢的事情,而后者是较高地位者喜闻乐见的事情。核心解释变量相对距离的系数估计值可用于衡量家庭地位寻求动机。

以前文献中存在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区分,即根据整体收入的分位数和平均数,收入低于

平均数的为穷人,收入高于平均数的为富人。而本文考虑借鉴“相对穷人”和“相对富人”的概念,试图根据显示性财富的高低区分较低地位者和较高地位者。这样的区分是更为主观的区分,也更加贴合于个体地位寻求动机。Ferrer-i-Carbonell(2005)在研究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提出使用两个变量分别衡量收入水平大于平均值和收入水平小于平均值。该文献将两个变量同时引入实证分析中。考虑到多重共线性因素以及中国微观数据的有限性,本文引入财富小于中位数水平和财富大于中位数水平两个变量,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考虑两部分人群感知相对距离后产生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

3. 家庭收入

本文引入家庭收入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家庭收入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明显的,所以,需要在控制收入影响后给出我们所要的解释。

4. 社会人情支出

地位寻求动机通过系数体现出来,但是系数并不能全部体现这种机制。 z_i 对 c_i 的影响通过两个系数实现,一个是 s_i ,一个是 θ ,在控制了 θ 的影响后,我们得到的系数便可以很好地衡量地位寻求动机的强弱。即本文引入家庭人情支出衡量家庭社会网络,用于控制参数 θ ,使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更有解释力度。

5. 财富水平

本文引入了一系列表征财富的变量,包括住房面积期初值、金融资产、总资产、汽车价值和实物资产等及其村落中位数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在控制家庭财富水平和家庭面临财富中位数水平前提下的单个家庭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

6. 控制变量

当然,本文也引入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户主性别、家庭男性个数等变量作为人口控制变量或用于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考虑了省际、村落控制变量,控制由于所在省市、所在村落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1) 家庭男性个数

对于中国农村家庭而言,在控制家庭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家里男性个数越多,家庭住房面积会越多,因为农村男性娶媳妇一般跟家里人住。所以,家庭男性个数可能影响家庭住房面积的多少,将该变量提取出来,能增加核心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本文在引入该变量后发现,在控制收入后,该变量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确实是显著为负的。

(2) 收入不确定性

农户可能由于担心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增加预防性储蓄。本文使用家庭收入的标准差系数以衡量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该标准差系数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村际收入的波动性,从而研究收入差距因素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全国除西藏、内蒙、新疆及港澳地区外的各省份家庭数据,包含了丰富的收入、消费、财富和人口特征方面的数据,因此,非常适合用于研究消费者决策行为^①。

(四) 实证结果

^①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免费提供,有关数据的更多介绍参见甘犁、尹志超、贾男、徐舒、马双,2013:《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金融研究》第4期。

1.总体样本回归:引入不同的财富水平变量表征地位

可以看到,使用不同的财富水平变量表征地位,农户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是不同的。表1第1-4列所使用的财富类别分别为总资产、金融资产、住房面积和车辆价值。^①由表1可知,在以家庭金融资产与所在村落中位数水平金融资产相对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时,该变量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小且不显著的。这可能是由于家庭金融资产不具有显示性特征,不适合作为地位品以显示家庭地位的高低,所以家庭不会观察到周围人群的金融资产,从而也不会由于相对距离感知地位高低从而提高储蓄率。而以总资产、车辆价值为财富指标时,系数显著,但是鉴于农户对车辆表征地位的认识度或者拥有能力还不足,所以,系数相对较小。而由表1第3列可知,农村家庭住房面积与其所处人群中位数水平住房面积的相对距离是很好的表征家庭相对地位高低的指标。农户可以很容易地在走出家门后观察到周围人群的住房大小,从而产生基于房地产财富的地位寻求动机,影响农户消费行为。因此,在之后的实证分析中,本文主要使用农户家庭住房面积作为显示性财富的表征。

表1 基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对数化)			
	总资产	金融资产	住房面积	车辆价值
相对距离	0.00235 *** (0.000549)	0.0000366 (0.0000328)	0.0759 *** (0.0210)	0.000166 *** (0.0000414)
家庭收入(对数化)	0.162 *** (0.0159)	0.161 *** (0.0167)	0.162 *** (0.0173)	0.167 *** (0.0206)
人情支出(对数化)	0.0245 *** (0.00463)	0.0248 *** (0.00465)	0.0246 *** (0.00459)	0.0294 *** (0.00532)
家庭规模	0.104 *** (0.0131)	0.103 *** (0.0132)	0.0961 *** (0.0134)	0.0950 *** (0.0152)
家庭男性个数	-0.0547 * (0.0300)	-0.0620 ** (0.0302)	-0.0595 * (0.0305)	-0.0426 (0.0334)
收入不确定性	-3.125 ** (1.349)	-3.107 ** (1.339)	-3.073 ** (1.380)	-3.761 *** (1.416)
资产(对数化)	0.0568 *** (0.00955)	0.0646 *** (0.00927)	0.0637 *** (0.00941)	0.0683 *** (0.0110)
资产中位数(对数化)	0.0486 * (0.0275)			0.0753 ** (0.0301)
户主性别	-0.0765 (0.0484)	-0.0776 (0.0486)	-0.0766 (0.0482)	-0.0975 * (0.0548)
户主年龄	-0.00558 *** (0.00146)	-0.00568 *** (0.00145)	-0.00558 *** (0.00145)	-0.00519 *** (0.00161)
实物资产中位数(对数化)		0.0219 * (0.0132)		
住房面积中位数(对数化)			0.0808 (0.0913)	
省际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2 197	2 194	2 193	1 691
R ²	0.355	0.354	0.357	0.387
F 值	30.38	29.01	32.72	33.75

注:括号中为 vce(cluster) 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2.区分两个群体作回归分析:引入“非对称性”解释

本部分引入了两个表征家庭与所在周围人群相对地位的变量衡量家庭地位寻求动机,

^①第1列以总资产相对距离为核心变量,第2列以金融资产相对距离为核心变量,第3列以家庭住房面积相对距离为核心变量,第4列以家庭汽车价值相对距离为核心变量。

为家庭财富变量占所在村落中位数水平财富的比值取对数后的结果。对于相对贫穷人群而言,该变量用于衡量家庭财富小于其所在村落中位数水平时的相对距离。相对距离越大,说明较低地位者相对地位低,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对于相对富裕人群而言,此变量用于衡量农户财富与其所在村落中位数水平的差距。同样相对距离越大,说明农户显示性财富相对于中位数水平的距离越远,而这是相对富人喜闻乐见的结果。

本文直接引入表征地位高低的显示性财富变量,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较低地位家庭和较高地位家庭在感受相对距离时的表现并不相同。拥有较高地位的家庭可能会因为担心相对地位下降而更多的储蓄。也就是说,处于较低地位的家庭希望提高自身相对地位,处于较高地位的家庭则希望保持自身相对地位,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未得到者得到地位,得到地位者失去地位更不能令人忍受。

Ferrer-i-Carbonell (2005)在文章中引入两个表征相对贫穷和相对富裕程度的变量,显示:较贫穷群体收入与福利水平负相关,而较富裕群体收入不影响福利水平的高低,与Duesenberry (1949)的非对称偏好理论一致。McBride (2001)通过对不同子样本进行回归,得到了与Duesenberry (1949)不同的结果:较富裕子样本参照组平均收入变量系数高于较贫穷子样本。Tella等(2010)在考虑非对称性问题时提到损失厌恶的概念,之前也有学者提到损失厌恶,但并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到底多少。如果说其相对重要性虽然显著但是数值较小,可能没有必要专门提及。同样,本文也考虑较贫穷人群与较富裕人群之间存在的地位寻求动机比较的不对称性。与McBride (2001)一样,本文认为处于较高地位的人群厌恶损失,如果存在相对地位下降,则其地位寻求-储蓄动机将会强于处于较低地位希望提升的人群。即:较高地位人群由于担心相对距离缩小而增加的边际储蓄会高于相对贫困人群由于相对距离扩大而增加的边际储蓄。

由表2第2列可知,当家庭住房财富值小于中位数水平的住房财富值时,家庭相对地位较低,家庭相对距离一旦增加,家庭会基于地位寻求动机而增加储蓄,希望增加住房财富,以获得更高的地位。而由表2第3列可知,当家庭住房财富值大于中位数水平的住房财富值时,家庭相对地位较高,距离越小,说明家庭所处显示性财富地位越低,家庭会增加储蓄率。对比第2、3列回归结果,较高地位者由于担心相对距离缩小而增加的储蓄动机大于较低地位者由于相对距离增加而增加的储蓄动机,这说明相对于增加地位带来的利益而言,家庭更不能容忍地位下降带来的损失,所以会更多的增加储蓄。

表 2 非对称性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对数化)		
	总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
相对距离	0.0759 *** (0.0210)	-0.112 ** (0.0514)	0.253 *** (0.0536)
家庭收入(对数化)	0.162 *** (0.0173)	0.200 *** (0.0263)	0.186 *** (0.0230)
人情支出(对数化)	0.0246 *** (0.00459)	0.0378 *** (0.00640)	0.0325 *** (0.00701)
家庭规模	0.0961 *** (0.0134)	0.106 *** (0.0189)	0.101 *** (0.0173)
家庭男性个数	-0.0595 * (0.0305)	0.00645 (0.0435)	-0.0697 * (0.0379)
收入不确定性	-3.073 ** (1.380)	0.0607 *** (0.0177)	-2.563 (1.818)
资产(对数化)	0.0637 *** (0.00941)		

续表 2 非对称性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对数化)		
	总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
资产中位数(对数化)	0.0808 (0.0913)	0.0342 (0.0961)	0.227* (0.119)
户主性别	-0.0766 (0.0482)	-0.0886 (0.0607)	-0.0875 (0.0651)
户主年龄	-0.00558*** (0.00145)	-0.00983*** (0.00204)	-0.00503*** (0.00183)
区域(=1为东部地区)	No	Yes	No
区域(=1为中部地区)	No	Yes	No
省际变量	Yes	No	Yes
样本数	2 193	1 111	1 082
R ²	0.357	0.349	0.308
F 值	32.72	34.59	21.48

注:括号中为 vce(cluster) 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3. 稳健性检验^①

(1) 反事实检验:关于食物消费(见表 3)

对于食物消费这类收入弹性小的消费支出,笔者发现,对于整体样本而言,距离变量增加仍然会显著增加食物消费支出。也就是说,虽然食物消费收入弹性小,但是,在中国农村,确实存在很多“省吃俭用买大房子”的情形,本文得到的实证结果是合理的。区分“较低地位者”和“较高地位者”后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收入、财富水平等因素后,对于“较低地位者”,相对距离增加,食品消费支出显著减少;对于“较高地位者”,相对距离减少,食品消费支出显著减少。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农村,减少食品支出可作为增加地位和防止地位下降的一种手段。

表 3 稳健性回归结果(一)

	被解释变量:食物消费(对数化)		
	总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
相对距离	0.0534*** (0.0204)	-0.108** (0.0502)	0.192*** (0.0548)
家庭收入(对数化)	0.175*** (0.0173)	0.200*** (0.0225)	0.199*** (0.0219)
人情支出(对数化)	0.0165*** (0.00435)	0.0226*** (0.00680)	0.0301*** (0.00688)
家庭规模	0.0939*** (0.0128)	0.0745*** (0.0214)	0.106*** (0.0164)
家庭男性个数	-0.0792** (0.0305)	-0.0549 (0.0467)	-0.0862** (0.0375)
收入不确定性	-0.564 (1.265)	0.0863*** (0.0163)	-0.268 (1.487)
资产(对数化)	0.0590*** (0.00806)		
资产中位数(对数化)	0.155* (0.0815)	0.0290 (0.0951)	0.273*** (0.0910)

①Fortin(2006)提到,如果具有内生性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和被解释变量对该解释变量的影响之间是相反方向的,那么 OLS 估计得到的结果至少是保守的。本文中,不管是对于相对富裕家庭还是相对贫困家庭,财富差距变量对于家庭储蓄率(消费)的影响与家庭储蓄率(消费)对于财富差距变量的影响都是相反方向的,因此,我们得到的结果至少可以是保守的。

续表 3

稳健性回归结果(一)

	被解释变量:食物消费(对数化)		
	总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
户主性别	-0.0551 (0.0476)	-0.0756 (0.0550)	-0.0381 (0.0620)
户主年龄	-0.00598*** (0.00134)	-0.0106*** (0.00212)	-0.00533*** (0.00174)
区域(=1为东部地区)	No	Yes	No
区域(=1为中部地区)	No	Yes	No
省际变量	Yes	No	Yes
样本数	2 380	1 206	1 174
R^2	0.344	0.294	0.333
F 值	50.34	39.58	30.63

注:括号中为 vce(cluster) 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2) 更换核心变量(见表 4)

引入家庭与所在村落平均水平的相对距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果与引入家庭与所在村落中位数水平的距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相比,是稳健的。本文发现,不论是以平均水平作为参考还是以中位数水平作为参考,相对距离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对于穷人而言,相对距离越大,消费水平越低;对于富人而言,相对距离越大,消费水平越高。

表 4

稳健性回归结果(二)

	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对数化)		
	总样本	平均水平以下子样本	平均水平以上子样本
相对距离	0.0867*** (0.0271)	-0.105** (0.0449)	0.185** (0.0730)
家庭收入(对数化)	0.163*** (0.0173)	0.209*** (0.0254)	0.197*** (0.0254)
人情支出(对数化)	0.0244*** (0.00461)	0.0374*** (0.00559)	0.0318*** (0.00735)
家庭规模	0.0961*** (0.0134)	0.100*** (0.0171)	0.0954*** (0.0186)
家庭男性个数	-0.0579* (0.0307)	-0.0345 (0.0372)	-0.0581 (0.0390)
收入不确定性	-3.034** (1.387)	0.0564*** (0.0178)	-3.405* (1.938)
资产(对数化)	0.0634*** (0.00937)		
资产平均数(对数化)	0.109 (0.0764)	0.0612 (0.0970)	0.262*** (0.0984)
户主性别	-0.0742 (0.0480)	-0.0607 (0.0555)	-0.0856 (0.0634)
户主年龄	-0.00557*** (0.00145)	-0.00905*** (0.00182)	-0.00430** (0.00202)
区域(=1为东部地区)	No	Yes	No
区域(=1为中部地区)	No	Yes	No
省际变量	Yes	No	Yes
样本数	2 196	1 244	952
R^2	0.357	0.327	0.299
F 值	33.10	40.47	17.84

注:括号中为 vce(cluster) 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3) 引入社会保障因素(表 5 第 2 列结果)

考虑到农户可能存在对于未来生活的考量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支出,本文引入了家庭

社保账户余额数的对数衡量家庭社会保障状况对于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收入等变量后,家庭社保账户余额越多,家庭消费支出越多,这是由于家庭在社保方面的未来不确定性相对小一些,而农户在这方面的考量也不会影响核心变量相对距离对于家庭消费行为影响的稳健性。

(4)引入住房价格变量(表5第3列结果)

住房价格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期家庭所在省份商品房价格越高,当期家庭储蓄率会越高。因此,在考虑到家庭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时,也要同时考虑住房价格因素。本文在控制住房价格因素后,核心解释变量对消费率的解释力度略有下降,但结果基本稳健。

考虑到回归分析可能存在由于遗漏重要解释变量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 Altonji 等(2005)的做法,随机引入数个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引起的选择性偏误。表5第4列结果显示,进一步引入19个控制变量后,相对距离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数值大于基本模型中的数值,本文认为结果是稳健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表5 稳健性回归结果(三)

	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对数化)			
	基本模型	社保支出	住房价格	控制变量
相对距离	0.0759 *** (0.0210)	0.0745 *** (0.0207)	0.0694 *** (0.0218)	0.0951 *** (0.0232)
家庭收入(对数化)	0.162 *** (0.0173)	0.153 *** (0.0165)	0.147 *** (0.0165)	0.131 *** (0.0165)
人情支出(对数化)	0.0246 *** (0.00459)	0.0245 *** (0.00463)	0.0255 *** (0.00479)	0.0197 *** (0.00538)
家庭规模	0.0961 *** (0.0134)	0.0996 *** (0.0129)	0.100 *** (0.0138)	0.102 *** (0.0136)
社保支出(对数化)		0.0254 *** (0.00746)		
2009年商品房价格(对数化)			2.253 * (1.191)	
家庭男性个数	-0.0595 * (0.0305)	-0.0561 * (0.0302)	-0.0593 * (0.0322)	-0.0443 (0.0331)
收入不确定性	-3.073 ** (1.380)	-3.196 ** (1.372)	-8.778 *** (2.295)	-3.681 *** (1.326)
资产(对数化)	0.0637 *** (0.00941)	0.0597 *** (0.00912)	0.0651 *** (0.00926)	0.0476 *** (0.0101)
资产中位数(对数化)	0.0808 (0.0913)	0.0902 (0.0888)	0.0807 (0.0895)	0.147 * (0.0879)
户主性别	-0.0766 (0.0482)	-0.0825 * (0.0476)	-0.0834 * (0.0489)	-0.0944 * (0.0541)
户主年龄	-0.00558 *** (0.00145)	-0.00524 *** (0.00142)	-0.00571 *** (0.00150)	-0.00687 *** (0.00174)
省际变量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No	No	Yes
N	2 193	2 193	2 007	1 786
R ²	0.357	0.363	0.374	0.338
F值	32.72	34.16	33.84	19.46

注:(1)括号中为 vce(cluster)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表5第1-3列引入其他可能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分别为:家庭男性个数;前期住房价格;收入变异性和家庭社保条件。(3)表5第4列随机引入的19个控制变量包括:出生年月阴历或者阳历、属相、国籍、民族、政治面貌、是否大姓、亲兄弟个数、亲姐妹个数、排行、是否有工作、投资风险态度、资产价值上升是否愿意多花钱、预期未来经济形势、本地社会治安情况、未来一年预期利率变化、未来一年预期物价变化、未来一年预期房价变化、总体幸福度、拥有房子套数等。(4)鉴于不同模型引入的变量不一致,数据缺失情况并不相同,所以表5各列样本数不同。

4.分位数回归

(1)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见表6)

总体来看,在控制家庭收入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地位寻求动机对于那些消费率高的农户更为敏感。这可能是由于总体而言,储蓄率低的农户有更多的储蓄上升空间,则受到与住房面积相关的地位动机的推动作用较大。

对于“较低地位者”:那些消费率较低、储蓄率较高的农户往往也都是受地位动机影响提高储蓄率较多的农户,对于这些中位数水平以下的农户,提高储蓄率是通过住房面积比较感受地位提升的最重要手段。

对于“较高地位者”:那些消费率较高、储蓄率较低的农户是担心地位下降从而影响消费率降低较多的农户。对于这些在中位数水平以上的农户,如果储蓄率越低,在担心地位会下降时,消费减少、储蓄增加的幅度会更多一些。

表6 分位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消费水平(对数化)								
	总体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		
	q(0.2)	q(0.5)	q(0.8)	q(0.2)	q(0.5)	q(0.8)	q(0.2)	q(0.5)	q(0.8)
相对距离	0.0746 ^{***} (0.0255)	0.0643 ^{**} (0.0260)	0.0952 ^{***} (0.0296)	-0.192 ^{**} (0.0755)	-0.0861 (0.0643)	-0.0762 (0.0817)	0.188 [*] (0.0993)	0.230 ^{***} (0.0673)	0.243 ^{***} (0.0733)
家庭收入(对数化)	0.169 ^{***} (0.0262)	0.171 ^{***} (0.0232)	0.146 ^{***} (0.0184)	0.230 ^{***} (0.0297)	0.188 [*] (0.0389)	0.163 ^{***} (0.0244)	0.176 ^{***} (0.0398)	0.223 ^{***} (0.0290)	0.189 ^{***} (0.0326)
人情支出(对数化)	0.0291 ^{***} (0.0069)	0.0201 ^{***} (0.0054)	0.0209 ^{***} (0.0057)	0.0383 ^{***} (0.0074)	0.0345 ^{***} (0.0083)	0.0264 ^{***} (0.0089)	0.0483 ^{***} (0.0110)	0.0246 ^{***} (0.0078)	0.0251 ^{***} (0.0088)
家庭规模	0.112 ^{***} (0.0176)	0.0957 ^{***} (0.0143)	0.0806 ^{***} (0.0158)	0.0988 ^{***} (0.0218)	0.117 ^{***} (0.0223)	0.0965 ^{***} (0.0237)	0.105 ^{***} (0.0266)	0.114 ^{***} (0.0181)	0.0956 ^{***} (0.0229)
家庭男性个数	-0.0805 ^{**} (0.0348)	-0.084 ^{***} (0.0304)	-0.00882 (0.0380)	0.0259 (0.0466)	-0.0281 (0.0567)	0.0339 (0.0678)	-0.0627 (0.0542)	-0.102 ^{**} (0.0497)	-0.0449 (0.0440)
收入不确定性	-2.051 [*] (1.132)	-3.278 ^{***} (1.185)	-4.540 ^{***} (1.202)	0.0650 ^{***} (0.0149)	0.0623 ^{***} (0.0164)	0.0790 ^{***} (0.0198)	0.185 (1.972)	-1.887 (1.430)	-4.698 ^{**} (1.872)
资产(对数化)	0.0753 ^{***} (0.0104)	0.0712 ^{***} (0.0088)	0.0464 ^{***} (0.0143)						
住房面积中位数 (对数化)	0.108 (0.0981)	0.0274 (0.0758)	0.0912 (0.0852)				0.252 [*] (0.143)	0.0757 (0.128)	0.202 (0.124)
户主性别	-0.0671 (0.0683)	-0.0642 (0.0541)	-0.0122 (0.0542)	0.0110 (0.0874)	-0.0292 (0.0598)	-0.112 (0.0758)	-0.132 (0.0922)	-0.0641 (0.0739)	-0.00766 (0.0949)
户主年龄	-0.0057 ^{***} (0.0018)	-0.0058 ^{***} (0.0018)	-0.0055 ^{***} (0.0020)	-0.0096 ^{***} (0.0023)	-0.011 ^{***} (0.0026)	-0.0086 ^{***} (0.0028)	-0.0034 (0.0029)	-0.006 ^{**} (0.0024)	-0.007 ^{***} (0.0025)
资产中位数(对数)				0.0926 ^{***} (0.0313)	0.0768 ^{***} (0.0247)	0.0703 ^{**} (0.0308)			
区域(=1为东部地区)				Yes	Yes	Yes			
区域(=1为中部地区)				Yes	Yes	Yes			
省际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2 193	2 193	2 193	1 111	1 111	1 111	1 082	1 082	1 082
R ²	0.2474	0.2247	0.1928	0.2470	0.2125	0.1746	0.1956	0.2024	0.1896

注:括号中为 vce(cluster) 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2)分位数回归图分析

对应于表6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本文给出相应的分位数图^①:

在给定家庭收入等条件下,从图1可以看到对于整体样本而言,消费率高的农户往往对

①图1表示总体样本,图2表示较低地位者样本,图3表示较高地位者样本。横轴表示各分位数点,纵轴表示相对距离。图1-图3均使用95%置信区间。

于相对距离的敏感度高,即地位寻求动机也高,这可能是由于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农户有更多的储蓄率上升空间。从图 2 可以看到,对于较低地位农户而言,相对距离对消费率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即对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农户,地位寻求动机是最敏感的,这可能也正是他们储蓄率高的原因之一;对于图 3 中较高地位农户而言,相对距离对消费率的影响是正向的,总体上是一个倒 U 型的曲线,也就是说在较高地位人群中,消费率处于不高不低状态的农户对于基于住房面积的地位寻求动机的敏感度最高。笔者对于消费率较高的那部分人群的地位寻求动机下降,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农户与周围人群相对距离的比较可能是“向上比较”。本文接下来会提到这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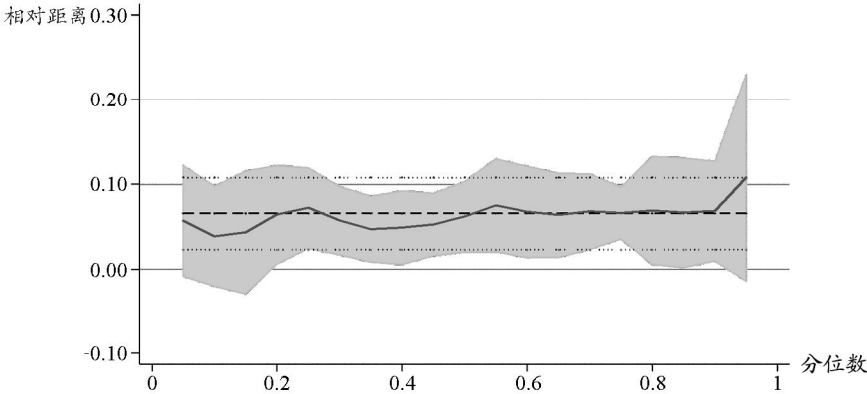


图 1 总体样本分位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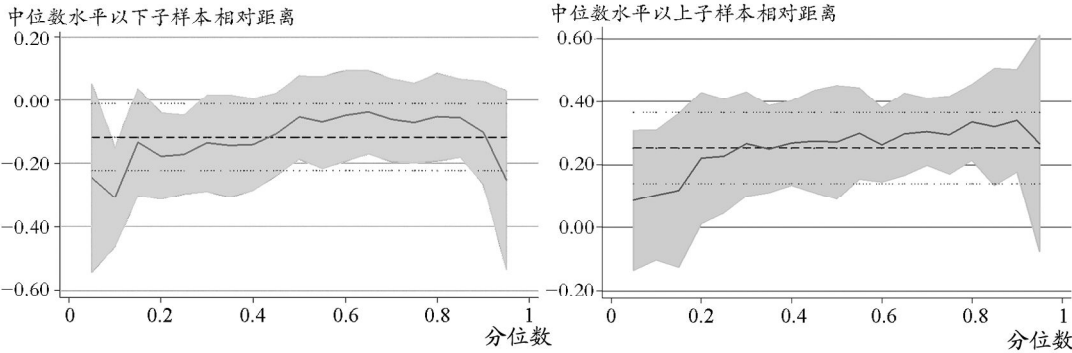


图 2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分位数回归图 图 3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分位数回归图

5.“向上比较”(upward comparison)^①

Duesenberry (1949) 提到较贫穷个体与更富裕群体收入负相关;较富裕个体与更贫穷群体收入相关性不大,即存在“向上比较”。在本文这部分的探讨中,可以适当忽略反向因果关系,个体将与更高阶层进行比较。因此本部分针对农村相对穷人,使用周围相对富人的中位数水平为比较基础;针对相对富人,引入了同一省份城镇居民衣着支出的中位数水平数据,用以探讨农村相对富人的向上比较。

图 4 衡量假设较低地位者关注的是村落较高地位人群的中位数水平而非本群体的中位数水平时,农户的储蓄消费决策。可以发现与图 2 相似,对于中位数水平以下的这部分农户而言,他们不仅关注整体中位数水平,也关注中位数水平以上的那部分人,即存在住房面积上的向上比较,但是相对平缓一些。这是由于图 2 表示的就是中位数水平以下人群的向上

^①图 4、图 5 均使用 95%置信区间。

比较,所以二者相似。

图5显示,当研究中位数水平以上的那部分较高地位者时,本文考虑其与城镇人群的比较。由于自然、人文条件等因素,城镇家庭住房面积与农村家庭住房面积是没有可比性的,因此,本文考虑在现实生活中农户比较关注城镇居民的衣着打扮并进行模仿,以显示其被认可度。本文将相对距离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户与所在省份城镇家庭衣着支出中位数水平的相对距离,被解释变量为扣除衣着支出外的消费水平,从而研究在家庭收入等要素控制之后家庭自身衣着支出的反应。如图5中曲线是一个向右上方延伸的趋势,即这部分人群会由于相对距离增加而缩减其他消费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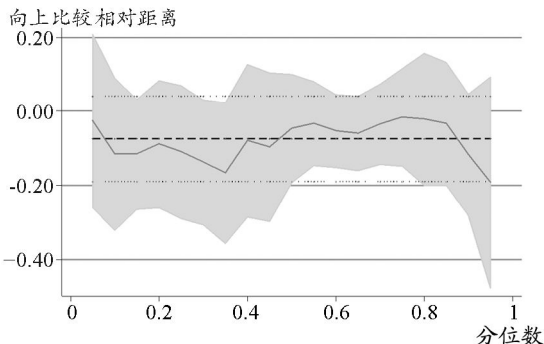


图4 中位数水平以下子样本向上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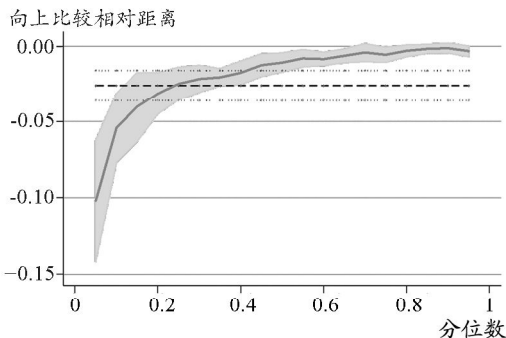


图5 中位数水平以上子样本向上比较

五、结论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发展期,消费者选择行为带有阶段性特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证可以通过研究个体在周围人群中的相对地位对个体消费水平(消费率)的影响而研究个体地位寻求动机;然后,在尽可能多的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实证分析中国农村家庭与其周围人群财富表征变量(尤其是住房面积)的相对距离对该家庭自身行为的影响,从而讨论农户在住房面积上表现出来的地位寻求动机在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1)农户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储蓄动机,这种动机通过家庭观察周围人群财富水平特别是显示性财富水平——住房面积得到实现。(2)区分较低地位者和较高地位者两类人群,引出“非对称性”结论,即较高地位者由于担心减少相对距离而减少的边际消费会高于较低地位者由于相对距离扩大而减少的边际消费。(3)由分位数回归结果和分位数图可知,对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农户,地位寻求动机是最敏感的;对于较高地位农户而言,相对距离对消费率的影响是正向的,总体上是倒U型曲线,即消费率居中的农户对基于住房面积的地位寻求动机的敏感度最高。由此引出可能存在“向上比较”,即对于农村中较高地位者,可能会选择与城镇居民进行相对地位比较,且选择其他除住房面积以外的方式表征地位。

附录:

附录1:命题1证明

$$\frac{\partial s_{it}}{\partial z_{it}} = \frac{s_i \theta (1-\theta) v''((1-\theta)(Rw_{it-1} + s_{it}) + \theta z_{it})}{[s_i (1-\theta)^2 v''((1-\theta)(Rw_{it-1} + s_{it}) + \theta z_{it}) + (1-s_i) u''(c_{it})]} < 0 \quad (f1)$$

$$\frac{\partial c_{it}}{\partial z_{it}} = \frac{s_i \theta (1-\theta) v''((1-\theta)(Rw_{it-1} + s_{it}) + \theta z_{it})}{[s_i (1-\theta)^2 v''((1-\theta)(Rw_{it-1} + s_{it}) + \theta z_{it}) + (1-s_i) u''(c_{it})]} > 0 \quad (f2)$$

从(f1)式和(f2)式可以得到个体财富与周围人群财富中位数水平的相对距离对于个体消费率存在正向的推动作用,同样,可以得到与个体储蓄率存在负向关系。

附录 2:命题 1'证明

对于(f1)式,我们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s_{it}}{\partial z_{it}} \leq 0$,则具体来说:

(1)当 $z_{it} < 0$ 成立时, z_{it} 越小,说明相对距离越大,家庭相对地位越低,家庭地位寻求-储蓄动机越强。

(2)当 $z_{it} > 0$ 成立时, z_{it} 越大,家庭相对地位越高,家庭地位寻求-储蓄动机越低;换句话说,此时 z_{it} 越小,家庭相对地位越低,家庭地位寻求-储蓄动机越强。

附录 3:命题 2 证明

$$\frac{\frac{\partial s_{it}}{\partial z_{it}}}{\frac{\partial s_{it}}{\partial s_i}} = \frac{\theta(1-\theta)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u''(c_{it})}{[s_i(1-\theta)^2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1-s_i)u''(c_{it})]^2} < 0 \quad (f3)$$

$$\frac{\frac{\partial c_{it}}{\partial z_{it}}}{\frac{\partial c_{it}}{\partial s_i}} = \frac{\theta(1-\theta)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u''(c_{it})}{[s_i(1-\theta)^2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1-s_i)u''(c_{it})]^2} > 0 \quad (f4)$$

从(f3)式和(f4)式可以看到,地位寻求动机越强,相对距离对于储蓄和消费的影响越大。

附录 4:命题 3 证明

$$\text{可得证: } \frac{\partial^2 s_{it}}{\partial z_{it}^2} < 0 \Leftrightarrow (1-s_i) \frac{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2} < s_i \frac{u'''(c_{it})}{[u''(c_{it})]^2} \quad (f5)$$

$$\text{可得证: } \frac{\partial^2 c_{it}}{\partial z_{it}^2} > 0 \Leftrightarrow (1-s_i) \frac{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v''((1-\theta)(Rw_{it-1}+s_{it})+\theta z_{it})]^2} < s_i \frac{u'''(c_{it})}{[u''(c_{it})]^2} \quad (f6)$$

也就是说,当满足(f5)式或者(f6)式时,存在较高地位者损失厌恶程度大于较低地位者得到偏好程度。

参考文献:

- 杭斌,2014:《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统计研究》第9期,第31-36页。
- 杭斌,2015:《人情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地位寻求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第4期,第68-76页。
- 金烨,李宏彬,吴斌珍,2011:《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887-91页。
- 朱信凯,2001:《中国农户位置消费行为研究》,《统计研究》第12期,第15-19页。
- Altonji, J., T. Elder, and C. Taber. 2005. "Selection on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atholic Schoo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1): 151-184.
- Brown, P.H., E. Bulte, and X. Zhang. 2011. "Positional Spending and Status Seek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 139-149.
- Duesenberry, J.S. 1949. *Income, Savings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rrer-i-Carbonell, 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5): 997-1019.
- Fortin, N.M. 2006. "Higher-Education Policies and the College Wage Premium: Cross-State Evidence from the 199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4): 959-987.
- Ireland, N.J. 1998. "Status-seeking, Income Taxation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0(1): 99-113.
- Jin, Y., H. Li., and B. Wu. 2011. "Income Inequality, Consumption, and Social-status Seek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9(2): 191-204.
- Long, N.V., and K. Shimomura. 2002. "Relative Wealth, Status Seeking, and Catching Up."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3(4): 529-542.
- McBride, M. 2001. "Relative-incom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ross-s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5(3): 251-278.
- Pham, T. K. C. 2005. "Economic Growth and Status-seeking through Personal Weal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1(2): 407-427.
- Roussanov, N., and P. G. Savor. 2012. "Status, Marriage, and Managers' Attitudes to Risk." NBER Working Papers 17904. <http://www.nber.org/papers/w17904>.
- Tella, R. Di, J. P. Haisken-DeNew, and R. MacCulloch. 2010. "Happiness Adaptation to Income and to Status in an Individual Pane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6(3): 834-852.
- Wei, S. J., X. Zhang, and Y. Liu. 2012. "Status Competition and Housing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s 18000. <http://www.nber.org/papers/w18000>.

A Study on the Status-Seeking Saving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l Estate Wealth Accumulation

Liu Wen and Yang XiaoWei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containing status seeking theor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hat using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s relative position in the group on the individual savings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 to study status-seeking savings motivation. Based on micro data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Chinese rural families in the surrounding population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is analyzed,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1) Using many kinds of wealth characterization of relative position, status-seeking motive based on housing area is the most intense; (2) Clarifying the lower and higher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housing area, and drawing the conclusion of "asymmetry". The latter's reduction in consumption due to concerning about reducing relative distance will be higher than the former's reduction due to the relative distance increasing; (3) With the sub-digit graph, there may exist a "upward comparison" trend, and households with the higher position in the rural areas may choose ways to compare with the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Status-seeking, Housing Area, Status Seeking-increasing Theory, Asymmetry, Upward Comparison

JEL Classification: D12, D31

(责任编辑:彭爽)

(上接第25页)

38. Sarabia, J. M. 2008. "Parametric Lorenz Curves: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ling Income Distributions and Lorenz Curves*. Edited by Duangkamon Chotikapanich, 167-190. New York: Springer.

39. Young, Alwyn.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

Market Segmentation,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Labor Income Share

Wang Songtao¹, Wen Simei² and Zhu Tengting¹

(1: Shantou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2: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currently in Chinese 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not only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af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is paper, a neoclassical production model based on market segmentation is derived: the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will aggravate resources misallocation, and when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is substitutive, it will reduc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Using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s (1998-2007) to build panel data of 279 cities of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dex and resources misallocation index,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e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 resources misalloca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reduc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Keywords: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Labor Income Share, Income Distribu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33, E25, E22

(责任编辑:赵锐、彭爽)